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五

章奏八

論因差遣例除監司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九日上

臣光竊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等皆宣布國家詔令督察官吏善惡一方之民休戚所繫事任至重不可輕以授人伏見近歲以來多以所歷差遣循例得之不問其人賢與不肖有無績效至如真楚泗州之類雖云繁劇然民事至少賓客實具多大抵能飾厨傳即為稱職官滿之日往往擢為監司若其人實有材能政迹則雖在他州亦當擢用若無以異於庸

人則不當獨以此數州爲僥倖之津塗也臣欲乞應
諸處知州軍有政迹尤異及功效著明者特賜勅書
獎諭仍令中書記錄姓名若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
判官等有闕即采擇用之其餘諸處差遣舊例得監
司者今後亦皆寢罷得替日依舊入常程差遣如此
則官吏有所勸監司皆得人矣取

進止

論財利疏

嘉祐七年
七月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聞昔
楚莊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我不穀乎范文子曰

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
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文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
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
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
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
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變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
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千里戎狄
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爲盜軍旅數起又未有功
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
將以何道教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爲

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為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為輔佐臣以為不及矣則何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柰何且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太上御名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為遠謀

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為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為憂而早為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失鹽靡密之事

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
舊益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
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
者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
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
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謂厭其原開其瀆其
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旣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
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
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
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

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
小瘳於前也然則爲今之術柰何曰在隨材用人而
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
之何謂隨材用人而又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爲人之所爲况其下乎固當就
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叙
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爲
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
郡則欲其爲龔遂黃霸尹京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
漢司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

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爲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真僞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言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

官相承以爲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行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

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句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網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鄉之所爲一皆廢壞况怠惰之人因循苟且惟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

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爲正自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

耗不離於已不得誘之他人必務爲永久之規矣其
文辭之士則自有資塗不必使爲錢穀之吏以輕之
也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
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
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
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
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
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
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
也掘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

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
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笑
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
好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
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取諸遠則商賈流
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
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
所輕非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
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
賤買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

填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
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
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
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
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
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網運典領
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優利蠶愚之
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
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案糶相賙贍農民而後
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實
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
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偽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
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淫侈
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
之以工致爲上華靡爲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
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被商賈
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
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之
哉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
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

必散之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迺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邪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條枚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後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效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遺後之人使爲功吾何賴烏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饒之士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棊布於海內戎狄窺覲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偽賞賜鉅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款塞富饒之士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柰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

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
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竊
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
舊無所更造或隳頓荒翳不加修治飲饍衣服器皿
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
唐虞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
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
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
華相尚以儉陋相訾愈厭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
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旬貸不耻甚者或依憑詔令

以發府庫之則假託供奉以糜縣官之物有六偽莫辨
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
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
如鄉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
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
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
有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
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未
等猶不可又况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
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什耗七八矣內藏

已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為
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為置內藏者以備
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
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
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
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
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歛之於民則民已困竭
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懍懍也今陛下所
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
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

則姦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佞徼幸而無厭
治道之所以不格于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
弊袴命箴之侍者曰君亦仁者矣不賜左右而箴之
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嚙一笑嚙有為嚙笑有為笑
今袴豈特嚙笑哉吾必待有功者被小國諸侯猶能
名賞如是而國以富彊况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徼
幸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
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
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今以富大之州終
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擇之賜貴



原件短缺

P12

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
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
虞而百姓困窮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
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
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
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
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
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畎畝
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
矣邇之所有令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

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旨塞絕分毫勿許
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
苑作所為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
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
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
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
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消除姦蠹
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
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太倉
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耒於畎畝商賈讓

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慄慄以
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
而宰相不以爲憂意者以爲非己之職故也臣願陛
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
隸於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
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
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
入以爲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
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
之一以爲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

使及堂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
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
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爲宰相論道經邦
調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
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
十天成九功惟叙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
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
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
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
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

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冒犯
忌諱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五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六

章奏九

乞施行制國用疏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疏以即今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專奉目前
經費猶汲汲不足萬一有大水大旱饑饉相仍戎狄
侵邊盜賊羣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
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為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材
用人使各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蕃息財物節省賜予
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
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校

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
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饑饉軍旅非常
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
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
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召皇姪就職上殿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
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勅中外之人無
不欣悅以為非陛下睿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
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為仁安固

基業為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今陛下舉而兩有
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校
量絲毫干求爭訟不顧廉耻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
恩寵殊異而以榮為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
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
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下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
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
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
述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願陛下更遣近上內
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來來則陛下

加敦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知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加此皆陛下即今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取進止

論覃恩劄子

嘉祐七年七月五日

臣光等伏觀今月三日御札取今年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一依南郊例施行臣等竊見皇祐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初行希闊之禮文武臣僚並轉一官今國家修舉舊禮乃是常典雖已誕告恩賞一依南郊例然竊慮貪冒無識之人尚有

希覬流言云云動搖中外况今庶官濫溢經費寔豈可復踵往歲之失以增今日之弊伏望朝廷豫先明降指揮言今歲所行明堂之禮更不覃恩轉官使中外咸之以絕徼倖者之望取進止

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

嘉祐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五日差內臣宣皇子曙入內而曙猶復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曙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即奉命豈得備禮致命默然

往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本月二十五日宣曙內臣
伏乞特行責降以愆不職之罪况皇子之名本非官
職無容避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曙既為陛下
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又處外宅伏
望聖慈速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
臣子之職不可闕敢迫切責使即時入內并下太宗
正司及本宮亦仰以禮敦遣不得更容遷延取進止

乞直講不限年及出身劄子嘉祐七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國子監直講見缺數員而未補蓋以近制
真年四十以上及進士九經出身方得為之臣愚

為學官正宜取德行經術可為師表之人不當限以
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賢愚而惟年齒出身之門則雖
有德行如顏回經術如王弼皆終身不可為學官也
又舊制學官皆先試講說然後就職近歲此法亦因
循不行臣欲乞今後應國子監直講有關許本監或
兩制以上舉京朝官選人有德行經術者具姓名聞
奏更不問年紀及出身其國子監所舉者委學士或
舍人院試兩制以上所舉者委國子監試並須眾官
聚廳于舉疑義面試講說擇其義理精通者保明聞
奏方降勅差除若德行邪僻經術荒謬而輒敢舉薦

保明者並乞嚴行朝典取進止

乞復夏倚差遣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十七日上

臣先任通判并州事日往經略司牒往麟州勾當公事伏見通判本州事夏倚通敏恪勤勇於忠義苟利公家不為身謀始與臣共議於屈野河西修堡以止西夏侵耕及見管幹軍馬司公事郭恩恃勇輕敵倚與臣書稱恩萬舉萬敗經略司方行止約恩已覆沒倚收撫散兵孤城獲安既而倚與眾人一例獲罪降充監當及今五年兩經大赦應當時河西連累之人稍輕者並已復舊差遣惟倚尚合入知縣資

於眾人獨為困躓誠可哀憐臣竊以倚當日知恩必敗而力不能制恩之敗績實非倚罪兼其人公忠材智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眚掩其眾善伏望聖慈特與復通判差遣庶使任職之臣知徇公獲罪終不能久為身累有所勸慕取進止

乞推恩老臣劄子

嘉祐七年九月十九日上

臣伏見皇祐二年陛下親祀明堂曾召前兩府杜衍任布二人陪位及禮畢陛下推恩特賜衍布子男各一人進士出身今陛下再舉希闕之典亦曾召前宰相龐籍陪位臣竊以籍鄉守西邊宣力實多懷柔凶

渠復歸皇化其在宰府屬繼靈憑陵震驚二廣翊贊
聖謀廓清醜類及告老之年精力猶壯堅辭榮祿去
位家居實朝家之碩臣方今之耆俊遇茲盛禮伏望
陛下用杜衍任布前例特推恩於籍子男一人以慰
其心足以示養老優賢增聖政之美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劄子

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臣伏見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陛下親為
之輟朝掛服羣臣進名奉慰又命有司為之定謚及
行策禮於葬日仍給鹵簿外廷之議皆以為董氏名
秩本微病亟之日方拜充媛今送終之禮太為崇重

臣按古者婦人無謚近世唯皇后有謚及有追加策
命者妃嬪已下未之有也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
於婦人唯唐平楊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
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
給鼓吹非明主之令典不足法也臣愚伏念陛下恭
儉寡欲近歲以來後宮之寵絕無大盛過分著聞於
外者此四方之人所以咨嗟頌詠歸仰聖德也不意
今茲以既没之董氏而有司諂曲妄崇虛飾以隳紊
制庶瀆慢名器使天下之人疑陛下隆於女寵甚甚
所以光益聖德也況禮數既崇則凡喪事所煩用度

必廣今明堂大禮新畢帑藏空虛賦歛日滋元元愁困誠不宜更崇大後宮之喪以橫增煩費夫亡者雖加之虛名盛飾豈能復知而足以仰累聖德臣竊惜之伏望陛下特詔有司悉罷議謚及策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須務從減損不必盡一品之禮以明陛下薄於女寵而厚於元元也取進止

論寺額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四日上

臣伏觀近降赦節文應天下係帳存留寺觀院舍自來未有名額者特賜名其在四京管內者雖不係帳今日已前並到舍屋及百間以上者亦賜名額竊以

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匪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不待臣一二言也是以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蓋以流俗戇愚崇尚釋老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為之禁限不使繁滋而已今若有人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已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罰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而又明行恩命錫之寵名是勸之也臣聞為人上者洗濯其心壹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於前而發赦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

號令將使民何信而從乎臣恐自今以往姦滑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以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上以須後赦冀幸今日之恩不可復禁矣方今元元貧困衣食不贍仁君在上豈可復唱釋老之教以害其財用乎事有微而患深令有近而害遠者此之謂也伏望陛下追改前命應天下寺觀院舍不係帳者不以舍屋多少並依前後勅條處分其昨來赦文內四京寺觀院舍雖不係帳亦賜名額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為民所信而游惰不能為姦也取進止

言賈黯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二日上

臣伏見權知開封府賈黯本以文藝進身不閑吏事曷在流內銓三班審官院已無聲迹可紀及尹京邑當繁劇之任尤非所長區斷乖方怨嗟盈路伏乞朝廷量其所能授以佗職別選差人知開封府庶合衆心取進止

言王達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監兗州景靈宮王達近降勅差知萊州達暴戾凶狡陵上虐下所至為害朝野具知今年齒已衰猶汚仕籍若復授以一州使為長吏必恣行不法殘

害民物監司畏之莫敢詰問使一境之人何所控告
伏望朝廷檢會逵年紀及察逵平生事迹勒令致仕
或只與監當差遣未不得令親民取進止

言王逵第二劄子

尋改除逵
西京留臺

臣先曾上言新差知萊州王逵暴戾凶狡殘害民物
乞檢會逵年紀及平生事迹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
差遣至今未聞朝廷追改前命臣竊以善為政者視
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害民
之吏患在不知知而不除使戕賊良善不愛一州而
愛一酷吏豈為民父母之意哉伏望朝廷檢會臣前
來所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言陳烈劄子

嘉祐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

臣等伏見朝廷鄉以福州處士陳烈好學篤行動遵
禮法樂道養志名聞京師故舉之閭閻之中以為學
官烈辭讓未至今聞福建路提刑王陶奏據福州勘
到烈為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陶因
言烈貪污險詐行無纖完乞盡追奪前後所受恩命
臣等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為如何惟見國家常患
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等以獎勵風俗若烈平生操
守出於誠實雖有底滯迂闊之行不能合於中道猶

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豈可毀壞挫辱疾之如
讎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古人所以禮
九九市駿骨蓋以此也若其內懷姦惡虧敗名教外
飾詐偽沽釣聲利則朝廷擯者以為有道之士不次
用之今乃醜行布於四方其為愧耻亦不細矣其始
者薦舉之人安可置其罪而不問臣等欲望陛下委
鄰路監司再行體量本人平生事迹善惡虛實或選
差公正官吏通儒術識大體者覆勘前件公事若情
理不至深重止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
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

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若實有醜惡之迹敗亂名
教則當嚴賜刑誅并治舉者之罪以明至公取進止

論赦劄子

嘉祐七年十月
二十七日 上

臣伏見國家每下赦書輒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
罪罪之誠欲恩澤下究而號令必信也比見臣僚多
以私意偏見奏赦前事乞不原赦或更特行編配重
於不經赦之人朝廷皆從其請若其人情理臣竊必
不可赦者則國家當於約束勅及赦文內明白言之
若所坐不至甚重而特不赦是恩澤有所不均而同
罪之人有幸有不幸也且今劫盜殺人不死及雜犯

死罪猶赦之而微罪不赦是則罪之輕重不繫於人主不刊之法令而決於人臣一時之私意也況使經赦之人仍就編配得罪重於不經赦者尤無謂也夫赦者誠非致治之道然朝廷若能永無赦令使有罪者必刑斯人知恐懼莫敢犯矣今既赦下赦令而使大罪得免小罪被刑經赦者其罰重不輕赦者其罰輕減否糾紛使百姓何所取信哉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犯罪之人情理臣蠹必不可赦者乞於豫降約束勅內明白言之其餘並從赦文處分其有指赦作過情狀顯然不因臣僚奏請陛下聖意特不原免者止宜依法施行亦不可使重於赦前之罪應昨赦前犯罪不至編配而赦後特行編配者並乞放令逐便庶使恩澤均一號令明信取進止

言壽星觀御容劄子

嘉祐七年十一月三日

臣等前者伏覩陛下幸壽星觀奉安真宗御容當是時臣等不知事之本末未敢進言自後方知本觀舊日止有先帝時所畫壽星近因本觀管幹內臣吳知章妄有奏陳稱是先帝御容意欲張大事體廣有與修自為勞效別圖恩賞陛下天性仁孝以為崇奉祖宗重建其請遂更畫先帝御容以易壽星之像改為

崇先觀知章既得御容倚以為名姦詐之心不知紀極乃更求開展觀地別建更衣殿及諸屋宇將近百間制度宏侈計其所費踰數千萬向去增益未有窮期臣等竊以祖宗神靈之所憑依在於太廟木主而已自古帝王之孝者莫若虞舜商之高宗周之文武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為象設然後得盡至誠也唯高宗祭祀親廟微為豐數故傳說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祀無豐于昵蓋規之也後至漢氏始為原廟當時醇儒達禮者靡不譏之

御容於道宮佛寺而又為壽星之服其為黷也

甚矣且又太祖太宗御容在京師者止於興國寺啓聖院而已真宗御容已有數處今又益以崇先觀是亦豐于昵也無乃失尊尊之義乎原其所來止因知章妄希恩澤乃敢恣為誣罔興造事端致陷朝廷於非禮今既奉安御容難以變更若只就本觀舊來已修屋宇固足崇奉所有創添屋宇伏乞一切停寢止令有可以時侍奉所有知章誣罔聖聰依託御容妄有干請廣興力役乞下所司取勘窮治姦狀明正其罪取進止

論儀鸞失火劄子

嘉祐七年八月十一日

臣竊聞今月九日夜大慶殿前儀鸞司房內失火煙
焰已起燒及屋宇側近守宿之人知覺差早僅能救
滅或聞聖恩欲寬貸失火之人竊以宮省之內火禁
不可不嚴嚮使救之稍緩為災不細伏望選差不干
礙官一員子細檢定火發蹤由委開封府依公盡理
根勘從初失火因依應干繫人等嚴賜施行所貴戒
勵後人不敢懈慢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六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七

章奏十

論后妃封贈劄子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
皆贈三代臣竊以為不可夫禮之所稱在於尊卑之
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蓋以大
夫貴遠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倂之端士賤遠於
君豈與之同物無所嫌也况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
聖人於此尤兢兢焉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
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今封

贈之典混而為一臣實懼焉雖陛下聖明宮壺之政
貴賤有倫必無僭逼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
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御夫人與皇后
同坐御郎將素盞引却御夫人席曰陛下既以立后
御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
同席益猶以為不可而犯顏力爭况著之典策以為
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
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
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
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然聖

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壹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
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皇
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
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
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
後唯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
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後唯宰相樞密使得贈
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取
進止

乞以假日入問聖體劄子嘉祐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

臣等竊以休假之令蓋愍羣臣職事勞苦故因節序
使得歸家享祀宴樂盡其私恩今陛下聖體雖安然
飲饍起居尚未復舊將來寒食節假頓經七日羣臣
不奉天顏晝夕之心豈能自安欲乞自入假以後每
隔日許兩府及知雜御史以上一次問聖體仍乞召
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之人盡知陛下聖體康寧
各獲安心取進止

乞遣告哀使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九日上

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
使人尚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

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爲兄弟
遭此大喪立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
下縞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
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太宗無子則取於小
宗以爲後著在禮典豈爲國惡若虜人有問盡以實
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
體豈得便穩况陛下初爲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
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答以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
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有六年
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鄰敵闕伺之時豈可更

接之失理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使人
晝夜兼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
言忠信雖變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爲便
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四月十三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羣
生無福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未
能親政恭請殿下同決庶務臣愚伏計殿下念宗廟
社稷之重為四海黎元之計不得已而臨之非中心
所欲也若皇帝聖體不日康寧殿下必推而不居若

藥石未效則殿下且總覽萬幾未暇自安故凡舉
措動靜不可不戒御名留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小
大戰戰憂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
勞以徇國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
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
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
者親讒佞者踈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
人賢能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踈讒佞者親則天下
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
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

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作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恩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猶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恩者欲物之親己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恩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亦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恩而召羣怨也故曰恩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

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思亂爲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威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爲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爲人上者不然恩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夫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以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或幾乎驕慢矣臣竊意殿下今茲繼而為

政必將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人涵
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
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
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往者
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
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
自奉之禮或崇重大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
左右讒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天下也
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
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
盡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
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
道質直如薛奎者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
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殿下當踈之遠
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
外父母家况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
百姓皆安况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
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
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
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厮役憎如仇讎

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弃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修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為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為善者勸為惡者懼百官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太山而坐平原也尚何憂哉然後俟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周之文母漢之明德不足比也臣備國家侍從之臣以諫諍為職不勝區區之誠妄冒以聞伏惟殿下置之几席少加聰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遺賜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十五日

臣伏覩聖恩頒賜羣臣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緡況名位漸高必需資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況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

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況當時帑藏最為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況委質為臣共圖國事股肱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坼率土哀摧羣臣各遷一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禍為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既可以少紓民

力又不至有傷國體取進止

言遺賜第二劄子

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臣於今日十五日曾且劄子上言乞許令侍從之臣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臣示曾與同輩具狀詣客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況所賜羣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而羣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

恩務在優隆然羣臣有廉耻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
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
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
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內外困
窮凡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已以救其患若受此
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愧則士衆必曰我輩勞
苦而所得微薄羣臣安坐而專享厚利其心安得不
怨百姓亦曰我輩剝膚椎髓以供賦歛而浩浩入羣
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怨近者怨遠者怨
為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輩區區欲輸
此物非謂可以增帑歲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
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解重斂之
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為安危之太非臣誇小
廉競小忠也臣今來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道並乞
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取進止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四月
二十七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愚
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
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聰明可守大業擢於宗
族之中建為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

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弃萬國陛下哀慕泣
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無不感
泣知大行皇帝能為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
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
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慎易曰
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
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
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辭體
網紀不立萬事墮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

臣願陛下難之慎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
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愆奉事皇
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原之至過人遠甚
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慎終如
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祿流於子孫令
問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
願陛下循典禮勿有變更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
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日而釋
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

後復常以盡

名神

終追遠之義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

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為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為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此皆徇大義明至公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栢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為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閑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臣雖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缺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輕冒宸嚴不勝惴惴惶悸之至伏冀留神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山陵擇地劄子

臣竊聞太行皇帝欲以十二月

一作十月

二十七日大葬而朝

廷遣使案行山陵至今未知定處或云欲於永安縣界之外廣求吉地臣愚以為過矣夫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風欲乞國家禁絕其書而未暇也今山陵大軍當守先王之典禮至於葬書出於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陰陽官皆市井愚夫何足問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於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岡然考其子孫之吉凶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

葬戊午日下具乃克葬然則雖云卜日亦當臨事制宜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明不擇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蓋王者受命於天期運有常國之興衰在德之美惡固不繫葬地時日之吉凶也且葬者歲也本以安祖考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之地則可矣子孫豈可因以求福哉又鄉者國家以謹於時日之故堅用八日大斂自爾以來聖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復陰陽無驗亦已明矣況國家自宣祖以來葬於永安百有餘年官司儲侍素皆有備今改卜作

所不惟縣邑官司更湏創置亦恐大行皇帝神靈眷
戀祖宗未肯即安於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遠則
民力寬而事易辨期日近則費愈多而事不集埽石
之類體重難移若山陵之處不使豫先知之則有司
何以供辦百姓何以輸納至時暴加迫趣則一錢之
物必直十錢疲羸之民將不勝其弊矣伏望朝廷特
賜指揮案行山陵使等只於未安縣界舊陵側近選
擇善地旬日之內早定奪聞奏仍令有司豫先計度
山陵的實合用之物降下本處寬設期限使之備辦
不得大約虛數及妄立近限必使號令明信則事無
不濟而民力不困矣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七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八

章奏十一

論御藥寄資劄子嘉祐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

臣伏見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名當御藥院以其職任最爲親近恐名位寔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臣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爲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隳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闇理官資請其俸給又而不去殊失祖宗之意深爲不便今茲踐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

句當御樂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恩覃恩
外官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各依逐人所
應自來內臣閣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
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句當
御樂院仍自今後凡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
出外之遵祖宗之制不得閣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
差遣取進止

乞令皇子伴讀官提舉皇子左右人劄子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白王子伴讀秘閣校理
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

然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
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
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左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
後道明而德盛心愉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
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白王子官屬若不日日
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
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已
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右前後
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
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皇
帝陛下臣聞天地交謂之泰天地不交謂之否天地
者上下之象也施諸人事君仁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兄愛而弟恭皆泰也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
兄不愛弟不恭皆否也泰則上下之情通內外之志
和國以之治家以之安否則上下之情塞內外之志
乖國以之亂家以之危治亂安危之分不在於佗在
於審察否泰之端而已矣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始于家邦終於四海自古聖王治天下之道未有不
自孝慈始者也恭惟先帝屬籍之親凡數百人獨以

天下之業傳於聖明皇太后承顧命之際鎮撫中外
決定大策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何可勝言皇帝至
性烝烝哀以執喪恭以致養夙夜憂勞以成疾疹其
於慈孝之美可謂至矣然臣猶竊有所懼不可不過
慮於萬一先事而進言者臣聞金隄千里潰於蟻壤
白壁之瑕易離難合况社稷之重非特金隄也骨肉
之親非特白壁也在於守之至謹執之至固完美無
間然後福祿無疆也夫姦邪之人專闕主意苟有釁
隙則因而乘之於是離間人君臣交太上人父子使之
上下相疾內外相疑已然後得奮其詐謀以盜其大

權私其重利自古以來喪國敗家未有不由此者也
今雖叡聖在上朝廷清明中外之臣咸懷忠良然禍
福之原其來甚微舉措聽納不可不_名臣愚竊惟今
日之事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
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
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
藥石未效而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
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
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也蓋言骨肉至親止當
以恩意相原不當較錙銖之是非也臣愚伏望皇帝
常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
有閑說涉於離間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
知纒佞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方今天地鬼神羣臣
百姓鳥獸草木皆恃兩宮以為安若兩宮懽忻於上
則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鳥獸草木得以遂其生
息况羣臣百姓孰不保首領以樂太平之化哉臣狂
瞽妄言不識忌諱惟知徇國不為身謀不勝區區迫
切之誠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論夏國入吊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十四日上

臣伏聞夏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
廷不許勒歸館舍臣愚竊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
人皆欲奉望天表窺覘聖德又聞邇曾不安意謂未
能視朝所以犬羊之心敢爾桀黠今若深閉固拒不
聽入見則必疑有所隱避益足使之驕慢況即日陛
下已御正殿臣謂何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
伏瞻仰清光庶幾得識陛下神武之姿知必能鎮服
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其螽蟻之衆心服氣沮
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取
進止

論進賀表恩澤劄子

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臣竊見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軍等各遣親屬
進奉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
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
不係親屬者亦除齋郎及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
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
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祿本待
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大濫
況近日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朝廷深知其弊
所以數年前別定條制減省諸色奏蔭之數若進表

之人皆得一官則併又增數百入任之人鄉來減省
奏蔭悉為虛設今縱不能盡罷此等恩澤其進表人
若係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其五服外親及
不係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幾少救濫官之失
取進止

乞簡省細務不必盡闕聖覽上殿劄子

臣聞臯陶替於舜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蓋言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
不美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蓋言
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力則萬

事皆廢壞也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荀子曰明主好

要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

為人君者自有職事固不當詳察細務也然則人君

之職謂何臣愚以為量材而授一官也庶功而加賞

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長短故官有能否功有

高下故賞有原薄罪有小大故罰有輕重此三者人

君所當用心其餘皆不足言也臣伏見國家舊制百

司細事如三司鞭一胥史開封府補二廂鎮之類往

往皆須奏聞崇政殿所引公事有軍人武藝國馬駕

秣之類皆一一躬親閱視此蓋國初艱難權時之制

施於今日頗傷煩碎陛下龍興撫運聖政惟新巨愚
以為宜令中書樞密院檢詳中外百司自來公事須
申奏取旨及後殿所引公事其間不繫大體非人君
所宜身親者悉從簡省委之有司陛下養性安身以
專念人君之三職足以法天地之易簡致虞舜之無
為誠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裁決機務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臣聞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陛下以明德
令望龍飛受命四海之內延頸傾耳渴聞聖政自踐
作以來於今五月而陛下深執謙遜端拱淵默羣臣
奏事一無可否中外之情深為感已鄉者猶謂聖體
未安今御殿聽政已遵舊式出入起居皆復常度而
獨於萬幾未加裁決臣竊惑之詩曰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臣愚伏望陛下凡兩府及
羣臣奏事稍留神省察詢訪利害議論是非可則行
之否則却之使四方翕然瞻仰聖德億兆羣生不勝
幸甚取進止

乞體量京西陝西災傷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二日

臣竊聞京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
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旱之處所得尤薄而官司

或務為聚斂民有訴旱者不肯受接道塗嗷嗷頗多
怨讟已有流移就食佗方者況此兩路昨來供應山
陵百姓最為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
兩路體量應有災傷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敢有
抑塞旱狀不為收接者嚴加譴責庶使困窮之民有
所赴訴取進止

言趙滋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
二十三日

臣累曾上言趙滋剛愎狂妄不可管軍及守邊必將
敗事近聞朝廷益加寵任令再知雄州臣愚瞽之言
誠無足采然竊聞鄉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

彭思永皆曾言滋罪狀今朝廷使之再任彼二人者
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但便相違戾窺伺得失
雖容貌語言外相包容其中心豈能坦然全無猜忌
是朝廷激之使交鬪也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
使之安下民扞外敵臣竊以為難矣伏望朝廷念河
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為皆夸誕不實授滋別
路一閑慢差遣使上下之情各獲自安不唯邊境保
無佗慮示滋一身之福也取進止

言趙滋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趙滋為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

信臣亦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致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場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為兄弟歲捐金帛以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關也為邊臣者當訓卒乘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饗餼御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信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乘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胡苟為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聲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卧也昔孫崩毀餅而曹衛太上御名難鄙人漚管而魯國喪邑涉佗按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御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典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狠恐不可久實於彼乞落軍

職徒之內地毋使邊將相效爲國生事實天下幸甚
取進之

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尋得旨

臣竊見大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敢以來每日
裝飾尼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
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謂也羣臣見者無不駭
異或嘆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慢威神莫甚於此殆
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
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
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喪事凡儀仗送祭
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類者悉宜撤去
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取進止

言遣奠劄子

臣聞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
也必也親喪乎又曰喪事不敢不勉故天子即位之
初天下所以瞻仰而歸心者唯在執喪盡禮而已矣
恭惟宗仁皇帝舉天下而授之陛下明睿獨斷人莫
能間父母能生陛下不能使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至於萬世子孫永饗天祿皆仁宗皇帝之厚德不
可忘也今靈駕發引遠就山陵天長地久永無還期

痛毒惻怛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至日若聖體稍安行禮之際威儀容止動加矜御擗踊哭泣過於哀毀以竭孝思之至報罔極之恩結四海之心聳萬民之望盛德本甚盡在於是不可以不嚴畏也此雖聖明所自知然臣區區尚欲以塵露之微助山海之大庶幾萬一或有所益焉取進止

論後殿起居劄子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爲便殿乘輿每日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爲侍從近臣而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扆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寔益訛謬欲乞今後應乘輿不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爲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取進止

論皇地祇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十九日

臣伏見今月十九日以大行皇帝謚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皇地祇止於圓丘望告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其尊一也是故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今社稷之祀位爲上公猶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南郊下同賸食失尊卑之叙乖重輕之義考諸名體竊所未安欲乞今後凡祭告皇地祇並遣兩府官一員詣北郊行事庶合禮意取進止

論虞祭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三日

臣聞禮旣葬而虞虞安也柩旣藏矣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恐精神彷徨無所依歸故祭以安之也然則虞者孝子之事主人當親其禮非臣下所得攝也臣竊見今月三日虞祭一日官皆入就位而哭而陛下不

親其禮使宗正卿攝事臣竊惑之伏以求昭茂距京師猶五頓木主還未至之時不可一日不虞故使羣臣攝事今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而有司不根禮意尚如塗中使羣臣行事於親踈之序有所不稱於哀恭之情有所未盡臣恐聞見之人不知有司之失而歸責於陛下今未至卒哭尚有三虞欲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取進止

論虞祭第二劄子

臣昨日上言虞祭者孝子之事非臣不得攝乞陛下親行其禮陛下不以臣言爲輕以爲得禮已降聖

旨依臣所奏今日禮儀既具百官在庭而陛下不出復使宗正卿攝事在列之臣無不愕然自失且昨日有司不為陛下設親祭之禮猶可謂之有司之失若今日之事則各將誰歸此皆由臣蠢愚以彰陛下之過臣之罪重惟陛下裁之臣聞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來日雖聖體小有不康亦當勉強親行其禮以解中外之惑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八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九

章奏十二

言醫官劄子

嘉祐八年九月一日上

臣伏見舊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昨以侍先帝醫藥無狀降授諸州散官尋以陛下聖體不安大臣憂恐權留安道等診候御脉今已百有餘日陛下聖體終未平復安道等方術無驗較然可知而其人皆得罪於先帝臣謂陛下不宜赦其罪戾留在京師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別本作淮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察其療疾實無所益

伏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凡用醫之道在謹擇其人而專任之然後良工得盡其術而功效可見今聞診御脉者常以十數工拙相雜是非混殺發言進藥更相倚仗前跋後逮左瞻右顧雖有俞扁之術將安所施於是彊者自專弱者附會雷同比周共爲誣罔不顧聖體但爲身謀俱云脉氣平和臟府無疾然而旁側衆人竊觀形證豈得爲安寧復舊如醫官所言哉日月愈深根柢益固四海憂畏焦心墜膽臣愚伏望陛下思一身之安危繫羣生之禍福深自重惜不可因循博訪京邑四方通醫術者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若旬月之間全無應效則斥去不用別更擇人如此必遇良醫痊復有日臣不勝區區伏望聖慈少加采察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醫官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以醫官宋安道等診候御脉日以方術無驗乞行降黜別擇良醫使專其事考其功效以行賞罰自後寂然不聞朝廷施行臣以爲聖體已安不復敢言今覩陛下不親虞祭乃知疾疢殊未痊平臣子之心何以自安臣竊聞宋安道等每奏皇太后及語大臣皆云陛下六脉平和體中無疾今乃疾狀如此安道等不惟方術無效論其

面謾之罪亦宜誅殛矣且安道等侍先帝疾至於今日而猶免於貶竄宜其無所懲戒不肖盡心也臣不知朝廷何意再三惜此數夫不為國家正賞罰之法快天下之志也夫以四海之廣捨此數人之外豈無良醫患在上之人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使使而不專故也臣聞鄉者朝廷選醫官數人皆委近臣試以難經素問考其通粗取合格者以為侍醫亦有不試而使與安道等雜處共事者夫良醫由性識敏達以平生所治之人考其得失探其精粹得之於心未必皆讀古書也亦猶誦詩書者豈盡能治民讀孫吳者豈盡能行兵今以難經素問試之是徒得記誦之人未嘗

得醫人也安道等久在醫局專利忌前交結貴近更相黨庇使外方新進醫人與之共處豈敢展其胸臆施其方術哉是以既混同而久不見功也今若精擇一人使之專診御脉旬月之間考其應驗有功則加以重賞無功則俟以嚴刑則術精者得盡其力術疏者不敢濫進矣臣又聞病人能自知其病者未甚病也憎良藥而不受者病在內拒之也今竊聞陛下不安如此而常自謂無疾則病已深矣醫有良藥而陛下不服則已為病所拒矣若陛下不早覺悟而更求名醫強進良藥縱陛下不自惜柰宗廟社稷何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前有日所鑿而不敢避者也伏望陛下察

臣兩次所奏罷黜醫人有罪無功者召募四方名醫委大
臣精選一人使之專診御脉聽用其言服食其藥以旬月
之期察其能否如前所云以保養聖神為天下生民之福
取進止

言張茂則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七日上

臣等竊聞祖宗舊制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
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今陛下踐祚之初尤宜謹守祖
宗法度以御左右之臣示天下至公若茂則果有才幹可
用雖更留此闕二年俟其年至然後授之又何晚也臣恐
茂則一闕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畫一之法從此隳壞
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臣等區區所為國家
重惜在此而已取進止

乞放宮人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以日放之出宮還
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
恭儉寡欲清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少而饗
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之
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舉前
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
掌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粧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

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也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月日具位臣光謹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臣聞聖人之德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輻湊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可以爲之父母况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帝使養賈貴人之子旦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延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

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前史載之以爲美

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立念宗廟之至重以帝王帝仁

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使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

疾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醫工不精藥石未效

竊聞鄉日疾勢稍增舉措言語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

聞致殿下以此之故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君羊心憂

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

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垂愆而地載

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絲毫之隙以爲宗

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自心寧前

死而盡言不敢幸生而塞嘿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口
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皆自童幼之歲殿下鞠育於宮中天
下至親何以過此又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
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耶况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
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此殿下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
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明之主也若其有
疾則精爽迷亂真然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識親
疎不擇貴賤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叡智
天下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
下雖日夕憂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以臣愚見
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於
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未愈之間但宜深以左右謹
於侍衛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不得以聞而幾不
當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定靖國
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愈然後舉治平之業
以授之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
隱撫存愛養使之內愧知非草心爲善况皇帝上孝之
性稟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
云細哉臣之愚慮苦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賜裁四伴臣光
味死再拜上疏

上皇帝疏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先於四月二十七日及六月二十二日皆曾上疏以陛下受仁宗皇帝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室之憂下為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聰或萬幾之繁未嘗奏御也此乃成敗之端又危之本不可不察臣聞漢章帝乃賈貴人之子明帝使明德馬皇后母養之后盡心撫有勞瘁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馬氏三舅皆為卿校列侯賈貴人終不加尊號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此則世美事今日所當法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恩不獨以其生已也拊畜長育居其大半馬陛下自齟齬之年為皇太后所鞠育恩亦至矣又況今日為仁宗皇帝之嗣承四海之大業乎臣謂陛下宜夙興夜寐昏定晨省親奉甘旨承順顏色無異於事濮王與夫人之時也近者道路之言頗異於是紛紛籍籍深可駭愕臣竊惟陛下孝恭之性著於平昔豈容一旦遽肯變更

蓋日鄉者聖體未安之時舉動語言或有差失不能自
省而外人訛傳妄為增飾必無事實雖然此等議論豈
可使天下聞之也周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
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弭謗莫如自修陛下疾疹未
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
后闈克己自責以謝前失温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
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未登大
位之時如此則上下咸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之
言何能為損也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
悟驩悅回心易慮况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
下有疾以來日夜泣涕禱於神祇憂勞困悴以冀陛
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
慰安之也臣不勝區區于胃以聞乞留神采擇臣光昧
死再拜上疏

乞開講筵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上午有旨使開講

臣伏觀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
記續奉聖旨直候來春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
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
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况今陛
下初臨大寶所宜朝夕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至道

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
例以寒暑爲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
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擇日
開講筵取進止

言程戡劄子

嘉祐八年十
月三十日上

臣伏覩制書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程戡加
安武軍節度使令再任臣聞官以待賢才賞以勸有
功官非其人則職事廢缺賞不當功則羣臣解體
程戡素無才術少壯之時歷職中外猶無名迹爲人
所稱況今老病昏懦尤甚在鄜延苟且偷安以度

日月爲吏兵所慢戎狄所輕臣謂朝廷當因其歲滿
授以冗秩別擇能臣以任其任今乃寵以節鉞使居舊
任外廷聞者無不駭愕臣竊以兩府之外官尊祿厚
無若節度使者羣臣非有大功豈可輕授臣不知程
戡在鄜延曾有何功遽授此官萬一邊臣有能立大功
者朝廷當復以何官處之况陛下踐祚之初四方之人拭目
傾耳觀聽朝廷之賞刑以占聖政而戡首蒙濫賞
臣竊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別選賢才使
守鄜延庶合中外之望取進止

言程戡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廊延路經略使程戡建節再任不合衆望
乞追還前命事至今不聞施行臣竊以方今國家外患
唯在西北二寇所以捍禦二寇唯在諸路經略安撫使
居此任者豈可不精擇其人程戡在廊延自以衰老畏
人指目專務姑息取媚君羊小僚屬軍伍尚無稟畏况
於外夷固所輕侮比年以來趙諒祚數違舊制易姓
建官妄有邀求不遵朝命戡不能或過而容納其使
事之可否盡諉於朝廷則禦侮之臣將何所用事君
不忠孰甚於此臣愚以爲凡御羣臣之道若居官稱職
衆所不及則當使之再任若立功立事爲人所知則當
加之品秩今語其稱職則軍政不修語其立功則戎狄
驕慢而朝廷寵命益優委任益厚臣恐將帥之臣宜
力者無所勸而懷女媧者得其志如此而望疆場安寧
四夷賓服臣竊以爲難矣所有程戡新受恩命伏乞
早賜追還取進止

言後宮等級劄子

嘉祐八年十
二月二日上

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
世皆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負數祖
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
年十二三以下醫工診視防禁甚嚴近歲以來頗墮

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寢多無復限極監
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
市下俚婦女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
得為便臣嘗念此不勝憤惋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
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時定立
制度修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為幾等等有幾人若
未足之時且虛其負數既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
皆須幼年未適人者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
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為萬世法此誠治亂之
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取進止

中

祐八

右光今月十五日
遺留物過之許人
今未聞降出蓋主謙讓未以開允伏望參政侍郎
參政侍郎集賢相公昭文相公表率百僚首先進獻
以濟今日用度之急抑向去僥倖之源天下生民不勝幸
甚謹具狀申聞伏候台旨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

章奏十三

乞延訪羣臣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二月十五日

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周易乾下坤上謂之泰者蓋言人君降心以接臣人臣竭忠以事君然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若人君驕元以自專人臣怠慢以自踈則上下之情不通而否道成焉是以孔子語舜之德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斯以爲舜乎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徃徃召之使前親加

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質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宰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二劄子

臣先曾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以開廣聰明裨益大政至今未聞施行蓋陛下謙謹以皇太后同聽庶政未奉慈旨不敢擅召羣臣與之議論今皇太后盡以四海之事歸於陛下出入起居頤指如意臣是敢重申前說乞少加采擇凡人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天子奄有四海一日萬幾民之憂樂事之本末雖有聰明睿智之性若不問之於人何從知之是以太祖太宗雖

起於側微猶日孜孜訪問羣下至於小臣卒伍亦無所
間絕故能紀綱四方創業垂統陛下生爲帝王子孫
未嘗歷試於外天下之事豈能細知況先朝置直
學士待制等職以爲侍從之臣若使之不得朝夕在
左右備顧問將安用之所有每夜於崇文院輪宿自
是舊制近年以來因循隳廢舉而行之有何所難伏
望聖慈檢會臣前來所奏劄子內事節特賜施
行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三劄子

前者兩次上言乞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
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
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亦曾面奉德音云欲自以聖
意宣諭政府施行此事自後至今未聞施行屢不避
煩瀆天聽再三進言者蓋以爲國之要在於審察人
材周知下情而已審察人材之謂明周知下情之謂聰
明則百官稱其職聰則萬幾當其理百官稱其職
萬幾當其理治之極也賢不肖混殽之謂昏下情不
上通之謂蔽昏則百職隳曠蔽則萬幾乖戾百職隳
曠萬幾乖戾亂之至也治極則安亂至則危故聰明
昏蔽者治亂之大本也今陛下即政之初屬精求治而

不以此事爲先欲以興隆祖業垂裕後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故臣不得不勤勤懇懇爲陛下再三言之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稱舜之德曰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能咸熙庶績格于上下至今言聖人者無不以二帝爲首何哉聰明故也秦二世納趙高之謀恐譴舉不當見短於大臣而深拱禁中漢靈帝或趙忠之言謂人君登高則百姓散離而不敢登臺榭北齊後主志度儒懦不喜見朝士非私昵未嘗交語隋煬帝沈湎淫泆常在後宮盜賊滿天下恐人言之是以上下怨叛至於殺身滅國

而終不自知後世言無道者無不以四君爲首何哉昏蔽故也太祖太宗起於側微天下艱難民間情僞無不備知然南面之日延訪羣臣惟恐不及晝日不足繼之以夜下至役夫田婦無不詢察以盡其情用能創業垂統力致太平陛下以帝王子孫生長富貴朝士大夫素未相接耕織勞苦不經耳目當茲親政之始雖孜孜下問朝夕不倦以察人情猶恐不盡况深居九重非視朝之時不見羣臣羣臣非官位職事有例上殿無由進見顯印淵默以嚴重自居將使幽遠之民街寃失職者何由上聞踈賤之臣懷材蘊德者何

由自達哉國家安危之所分將於此乎在臣是以不勝
憤懣區區盡忠重爲陛下陳之伏望陛下察爲國之
要觀庾虞之所以興秦漢齊情之所以亡繼祖宗
之志以守太平之業檢會臣前來所奏兩劄子內事
節早賜施行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延訪羣臣第四劄子

治平元年八月七日上

臣屢曾上言乞詔侍從之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亦曾面奉德音云
候秋涼當頻有宣召今已秋涼尚未聞有曾被召
之人臣始者上言之時竊見陛下欣然開納將謂即

時施行自後遷延日久聖意漸以爲難臣竊意內外
之臣必有欺惑天聽沮難此事欲陛下常居禁中不
與羣下相接以壅蔽聰明專固權寵者此豈忠臣
之所爲而陛下之福邪臣願陛下深察此情斷自聖
志使之更直陛下每日聽政餘暇宮中無事之時
特賜召對與之從容講論古今治體民間情偽使
各竭其骨髓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擇是者取之非者
捨之忠者進之邪者黜之如此則下情盡達聖德日
新矣若以資善堂體例稍生則學士待制於崇文
院輪宿自有舊條只乞陛下傳宣崇文院今後直宿

者並須從早在彼祗候宣召其有事故請假者須與以次官互換直宿此事極不難行而所益甚大惟陛下留意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劄子

嘉祐八年十一月

臣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非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皇帝之後皇太后即陛下之母今僕王旣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必思報答况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可斯

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君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皇太后決定大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衆心惶惑失措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幾鎮安中外以俟痊復三也有此一德者則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况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戒之御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叶天下之

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
離間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身
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間也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二劄子

臣累曾上言乞陛下加意奉養躬親萬幾言辭
拙訥未蒙采納臣竊惟當今切務無大於此是敢
不避斧鉞重有敷陳至於奉親之禮報德之義
爲君之職訪善之道臣口鄉來文字叙述已詳不敢復
煩聖聽獨以目前利害言之陛下試詳擇焉竊以

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
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止有萬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
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皇帝恩德在民以養
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則何以慰天下之望若
陛下上失皇太后之愛下失百姓之望則雖有大寶之位
將何以自安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之柄也故
民畏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陛下即位將近暮年
而朝廷政事除拜賞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諮詢訪事
之本末察其是非有所與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
常威福之柄寔有所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

固位則不安業則不固於陛下果何所利乎陛下必以爲事皇太后之禮止如是亦不失矣親萬幾之務止如是亦無闕矣臣竊以爲不可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況濮王之親以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儻奉養極其謹聽斷極其勤則陛下仁孝之名流於萬世英叡之德達於四表宗廟永安子孫蒙福於陛下有何所害而久不肯爲哉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未爲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臣受國家累世大恩不敢愛死爲陛下極陳社稷之計肝膽所蓄盡此而已伏望陛下少留意察之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三劄子

臣近以私懇求鄉便一州伏蒙聖恩令宰臣宣諭以臣鄉所言事略比日施行令臣且在諫院供職未得

求出臣以驚下之質生於盛明之世得備諫官爲幸
已大况陛下謙恭接下容受直言此乃愚臣千載一
遇畢命報國之秋豈願辭去左右自棄於踈遠之地
誠以父母墳墓久不展省人子之心遑遑不安所以有
此陳乞今忽奉聖旨宣諭如此臣惶恐慙懷無地自
容夙夜循省進退維谷臣竊惟鄉時所言欲陛下
以事濮王之禮事皇太后又欲陛下延訪羣臣躬親
政事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
王之時承顏順意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
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當
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幾之務無由治辦禍亂
之原尚在太平之期尚遠臣雖日侍丹宸有何所益
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
使慈母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
猶在陛下之側也臣聞爲人子者事其親而親不悅不
敢怨也退而自責曰我之愛不至歟愛至矣而猶不悅
則曰我之禮不恭歟禮恭矣而猶不悅則曰我之誠不
盡歟誠旣盡矣則大孝之名達於四海通於神明神
明且猶助之而况人乎臣又聞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事
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失所以爲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

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亂危陛下儻能以此二者自勉則臣安敢廢公家之急而徇私家之務乎取進止

言奉養上殿第四劄子

臣伏見陛下昇鄉者即位之初奉事皇太后虔恭款至皇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洋溢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任守忠等本不樂陛下爲嗣故於皇太后之處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

陛下與中宮之處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粹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讒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抃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爲守忠等所誤致屢有違忤皇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旣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侍養左右膳羞藥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

則讒慝黜遠內外雍睦善氣興行災沴消止宗廟
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歡不能復舊則
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當今天下之人以陛下爲非
將傳於史策取譏萬世矣此皆聖明所自知而臣復
區區進言者欲陛下深更留意取進止

言求昭陵建寺劄子

治平六年三月廿七日

臣竊聞近有中旨於求昭陵側別建一寺未知信否
果如此竊恐不可何則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有一
寺若獨於真宗仁宗各置一寺則是尊奉之禮踰於
祖宗豈特於體理不順爲朝廷闕失亦是違先帝之

孝心也議者或謂三陵共在一處求定求昭相去稍
遠以此須別建一寺凡臣僚之家無人守墳乃於墳側
置寺啗以微利使之守護種植而已至於國家守衛
山陵有司備具置寺之處何較近遠若云資薦爲求
福則死生之際人不能知釋氏所言虛實難驗使亡
者冥然無知則資薦之事有何所益果然有知如釋
氏所言則仁宗皇帝寬慈恭儉好生惡殺恩浹四海
澤被萬物豈待別置一寺更度數僧然後得生天
堂樂處也且仁宗皇帝晚年詔天下無名額寺屋及
百間者並特與名額計創添寺額千有餘處據此

功德宜享壽考無疆之福而數月之間宮車晏駕
以此驗之佛不能爲人之福豈不顯然此皆皇太后與
陛下所親見也今自國喪之後支給賞賜供奉山陵
帑藏空虛賦役煩多百姓罷弊京西去秋不稔春復
少雨正是朝廷宵衣旰食存恤之時乃復興此無名之
役不急之費誠非中外所望也若萬一有益於先帝
羣臣豈敢愛惜今逆禮傷孝蠹財勞人但使僧徒
監修之人因此爲名妄求恩澤以廣徼倖之路臣竊
爲朝廷不取也伏望陛下與皇太后深思當今切務
汲汲於富國安民息此無益之事以副天下之望

昭陵寺只乞依前來指揮更不別置取進止

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十七日上

臣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
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而講議選日
已踰旬浹至今車駕未出衆論狐疑皆云事恐中輟
臣愚竊以陛下踐祚已踰暮年京城百姓未聞屬車
之音重以鄉者聖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
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莫不悅喜况今春
少雨麥田枯旱禾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饑愁陛
下爲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祈禱羣神豈可晏

然視之不以疚懷况詔命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不若鄉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爲家故稱乘輿或稱行在今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而忘萬民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取進止

乞今後有犯惡逆不令長官自劾劄子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上

臣竊以國家承百王之弊俗化陵夷不肖愚民犯誼侵禮無所不至此朝廷所宜留意不可忽也昔賈誼

歎秦俗之薄惡以爲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婦姑不相訟則反辱而相稽以今閭巷之民旦夕所爲如彼數者皆何足言近聞開封府屢有子殺父母者相繼事發以京邑之中猶有如此悖逆之民况於遠方教化之所不及哉臣竊見刑部格勅百姓間有犯惡逆以上者州縣長官量事貶降隱而不言委錄事叅軍糾察間奏刑統叅詳條部內有犯惡逆以上罪者今後刺史以上附表自劾以敷風教責與不責並聽勅裁朝廷近年務行寬政吏有故出人罪者率皆不問或小者失入則

終身廢棄以此民有謀殺及毆罵尊長者州縣之吏
專務掩蔽縱釋惟恐上聞往往止從杖罪斷遣少肯
處以正法蓋避自効之恥務爲身謀遂使頑民益無
顧憚名敷風教其實壞之王者之政當善善惡惡若
寬此悖逆之民以爲仁政臣實愚淺未之前聞沉教化之
失風俗之弊任其責者豈特州縣長吏而已若長吏
隱而不言乃使錄事參軍糾察聞奏斯亦難矣臣愚
伏望朝廷今後除去上件貶降長吏及附表自効二
條更不施行在京則委糾察刑獄畿內則委府界
提點在外則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州縣
官吏如有敢將惡逆不孝不睦等罪寬縱隱蔽不依
正法勘鞠斷遣者並置時糾舉聞奏隨其輕重各
以故出人罪論若上件諸司不糾舉者委臺諫官察訪
聞奏取進止

貢院定奪科場

不用詩賦狀

治平元年四月十四日上

准中書送下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呂公著劄子臣
聞以言取人固未足以盡人之才今之科場格之以辭賦
又不足以觀言國家承平日久文物至盛學者莫不欲
宗經嚮道至於浮華博習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先
帝察取士之弊嘗集近臣之論形於詔文則曰本學

於以教之然後可以求其行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闕博者頗見其才雖丁寧申諭而有司不能奉行竊聞昨來南省考校始專用論策升黜議者頗以爲當臣猶恐四方踈遠未知所尚有司各持所見則人無適從欲乞今來科場更不用詩賦如未欲遽罷即乞令第一場試論第二場試策第三場試詩賦每遇廷試亦以論壓詩賦爲先後升降之法庶成先帝之志永底人文之盛臣謬司學政盍進輿言如允所奏即乞預行告示令本院定奪聞奏者當院看詳近世取人專用詩賦其爲弊法有識

共知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委得允當然進士只試論策又似太簡欲乞今後省試除論策外更試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大義或天十道爲一場其策三問時務所有進士帖經墨義一場從來不曾考校顯是虛設乞更不試御前論試論外更試時務策一道如此則舉人皆習經術不尚浮華若是依舊不能詩賦之時即先試後試事歸一體別無損益今若罷去詩賦仍乞依呂公著起請預行告示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一

章奏十四

言爲治所先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上

臣伏觀皇太后手書已罷聽政陛下欽承慈旨獨斷萬幾臣聞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又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釐謬以千里陛下雖踐祚其年於國家大政猶多所謙抑雖時有處分皆常式小事非天下所以望於陛下者也鄉時外間議者皆曰陛下聖體未安倦於聽覽及知聖體已安又曰陛下上畏皇太后之嚴欲盡人子之禮避專命之嫌韜蘊聰明未敢施

設今皇太后舉國家大柄盡付之陛下則議者無復可言唯拭目傾耳以瞻望聖政而已矣陛下當此之際治身治國舉措云爲不可不御昔楊朱見衢塗而泣謂其可以左可以右所差甚微所失甚大也人主即政之初亦榮辱安危之衢塗也故臣願陛下留聖心焉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

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日夜盡心竭力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鄉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湏之物無敢不備旣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外如效忠內實求媚以相太上御名間者臣願陛下逆拒其辭執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不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爲陛下在

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於禁
庭之內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
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
之序明慈母勸忻於上臣民頌承於下矣不然皇太
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
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
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
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
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重之至也周
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子曰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
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
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即政之
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於
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
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
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今以
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
迹雜還並進臣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間苟有

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讎勿棄也有
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姐姪勿取也
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
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立忌之所愛勿赦
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
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陛
下若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臣取過
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共貫不則所進者皆
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
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諒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

綱隲文系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
公也此二先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
思而力行之詩云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陛下誠能行此
二者則盛德美譽滂沛洋溢近者庸可誦遠者褒
嘆不過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達於四夷後日之政如順
風吹毛乘高決水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取進止

論皇太后取索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十九日上

臣竊聞兩府議定皇太后於諸處取索物色令本
閣使臣以皇太后旨申牒逐處有司再具榜子奏聞
候見御寶即便供應臣熟思此一節事理恐未至穩

便臣聞自來內中凡有所須止用御寶合同文字於諸司庫務取索諸司庫務即時供應過後方申三司覆奏及行磨勘今來皇太后有所取索若一二須待本閣使臣申牒逐處再行覆奏候得御寶方敢供應臣愚竊慮行遣往復太為迂迴萬一使者懈慢有司泥文皇太后緩急欲得藥餌什器之類細小之物不能應時而至遷延經日有傷慈母之心則非陛下以四海奉養之意也事雖至微當此之際小有不足所繫甚大禮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蓋優尊者不可限以多少之數故也臣愚欲望陛下再令兩府大臣商量此事應皇太后所取物色並令本閣使臣行文字與合同司一如陛下聖旨所取出御寶合同文字下諸司庫務畫時供應仍令合同司每日將本閣使臣文字繳連實封別遣使臣進呈皇太后以防矯偽如此則尊卑之禮正孝養之禮盡取進止

乞后族不推恩劄子

治平元年五月廿五日上

臣竊聞陛下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聞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臣愚以為皇太后既深執謙遜抑損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表進伏望陛下宣諭兩府后族恩澤並

未可施行且俟佗時徐議其事一則示人子恭孝之心不敢使后族先於母黨二則示人君即政之初不可以爵祿待賢之具獨私椒房之親其於聖德益有光榮取進止

上皇太后疏

治平元年五月廿八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太后殿下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之初憂哀成疾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羣情今聖體復初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取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孰不稱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

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禪日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語言不遜若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



原件短缺

P7

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惠不可偶以纖介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踈絕之深怨愚智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

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御上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恣是以日夜鬪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雖至聖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屈於衆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懣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于外致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夫大謬其衷殿下潛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

福然臣竊料詭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誰
間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
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
諭皇帝以嚮來紛紛皆此屬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
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謝然後兩
宮之歡一比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殿下宜賜
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置酒語笑
與之欣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下坐享孝
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之安內外無
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防百端

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譏謗之言流
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
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
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
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
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
以恩信猜而遠之則踈者獨肯受殿下顧遇盡其死
力終始無二乎夫貴莫貴於為天子之母富莫富於
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樂親其所
可踈踈其所可親使受恩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踈

踏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
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
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
臣唯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知悅
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效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
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言兩府遷官劄子

治平元年閏
三月四日上

臣伏觀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兩府臣僚已各遷官今
茲甫及暮年一例又加恩命雖陛下褒優大臣務從
豐厚而朝野竊議以爲近來國家官爵易得恩賞之

頗杜石之臣當勦力同心共救此弊今若連年之內
寵數便蕃恬然有之自以爲宜則何以卒正佗人抑
塞僥倖因此恐大失天下之望然則陛下愛之適所
以傷之也臣竊料大臣亦不敢自安必當辭避願陛
下因而聽之以成其美取進止

言兩府遷官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
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
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
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欲歸功大

臣臣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豫邀非常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爲徇利之人何榮之有臣所謂欲全其令名者此也夫爵位者人主所以御羣臣之大柄也然品秩高下本皆虛名但以難得之故爲人所貴若其易得則爲人所賤譬如金玉珠璣苟或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矣近歲以官冗賞濫兩府大臣豈不素知今遇陛下即政之初所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纂紹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

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則宿衛將師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董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於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若抑而不與則人不自知更生缺望是始於推恩而終於聚怨也且輔佐之臣自於暮年之間連併遷官而欲禁止佗人之幸進誠亦難矣臣所謂欲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者此也或者陛下以爲曹佾無功尚加之使相況輔弼大臣當國家艱難之際輸力盡瘁不可不賞臣愚以爲不然陛下所以賞曹佾者非以爲功也乃以皇太后之德至深至厚無以爲報故褒崇元舅以

慰母心今若緣此推恩次及后族次及兩府次及佗人則是曹佾隨衆遷官不爲優異於皇太后之心何所慰哉然則陛下虛捐盛恩而衆人皆以大例遷官何足爲喜也臣豈不知陛下欲褒賞大臣而臣區區不量其力以橫議干之非身之利然爲朝廷忠謀無恤其他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乞罷修感慈塔劄子

治平九年五月十五日

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圻修五層竊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種秋

田自後又經一月無雨萌芒始生隨復焦槁農民嗷嗷大率無食棄去鄉里流離道路顧妻賣子以接糶糧縣官倉廩素無蓄積賑恤軍衆猶恐不足固無贏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必所宜側身刻意降服損膳以救其患而更修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爲失緩急先後之務矣且此塔傾頹爲日已久借使更經數年不修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姓飢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爲盜賊當是之時雖有千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諂諛苟且

曾不爲陛下愛惜陛下又不以介意一皆聽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竊望陛下親發德音宣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脩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似此類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寢罷候佗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其事於聖政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爲盛美之一事也取進止

乞罷近臣恩命上殿劄子

臣昨者上言近歲官冗賞濫兩府大臣遇陛下即政之初宜開導聖聰以懲革斯弊今陛下以紹續之際及聖體未安之時中外平寧爲兩府之功加以厚賞

則宿衛將帥宗室外戚四方藩鎮內侍近臣皆有冀望若一一稱滿其意則國家官爵賤如泥土將無以役使羣臣且輔佐之臣自於朞年之間連併遷官則難以禁止佗人之幸進伏蒙陛下面諭臣以兩府大臣皆有大功所以遷官佗人無功何敢輒望臣再三敷奏以陛下若寢兩府恩命則佗人自然不致僥求若見兩府遷官則誰肯自謂無功不求榮進恐至時陛下亦不能裁抑兩府亦不敢執奏當時陛下聖意確然終不開納今兩府纔受恩命竊聞入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等已一例遷官臣竊料向去其餘臣

僚互相形比繼續遷官猝無窮盡蓋官爵者人主之利器所以驅策羣臣制御四海今陛下曾不愛惜容易與人一至於此臣竊惜之凡政令之行必自貴近爲始前者濫恩已施之於貴臣不可復收若止之於近臣猶可救其大半所有任守忠等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還以塞向去僥倖之路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一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二

章奏十五

陳治要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聞舜與臯陶賡歌相戒以明良爲美以叢脞爲非蓋以王者奄有四海君臨億兆若事無巨細皆以身親之則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古語有之曰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日睫非不欲兼之勢不可也是以明王總其大體執其樞要精選賢能任以百職有功者賞有罪者誅故處躬不勞而收功甚大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自親政以來厲精求

治孳孳不倦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雖大禹之勤勞文王之懿恭無以過此然而政有本末事有細大舉其綱則百目張挈其領則衆毛理臣願陛下先其本後其末急其大緩其細擇人而任之此政之本也賞善而罰惡此事之大也陛下當先察羣臣之邪正與其材能之所堪然後思天下有某事不治者當使某人治之其公忠勤恪功效顯著者勸之以厚賞姦回惰慢無功敗事者威之以嚴刑如是則萬事無不舉兆民無不安陛下可以高拱無爲而名配堯舜矣至於傳言之煩碎文法之微察錢穀之出納體例之有此乃羣臣百吏之所守非陛下所當留意也陛下若捨彼而取此則臣恐徒有大禹之勤勞而不獲其功文王之懿恭而不見其治也臣以獻替爲職遇陛下勤政之初虛心求諫此乃千載一時誠不敢以細末之事煩汗聰明伏望陛下深思此道乃自古及今致治之大本勿以爲迂闊陳熟之言而忽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程戡施昌言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上

臣竊聞近者夏國屢起事端邊境之變不可不備爲備之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略使程戡資性姦

回涇原路經略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筭罷慙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平居之時未見有闕一旦警急必敗大事譬如開門揖盜以肉餒虎臣竊爲國家危之伏望朝廷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祿之臣取進止

言任守忠劄子

治平元年七月十八日上

臣竊聞八內內侍省都都知任守忠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遺中宮自以爲功仍受中宮賞賜外議籍籍無不駭愕伏以守忠從來罪惡極多不可遽數陛下體元繼統聖政方新守忠曾無畏憚益恣巧諂公取官物自眩私恩贊導椒房首爲侈靡旣求權寵又分厚利姦邪之臣無大於此伏望陛下特發神斷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未聞施行臣案守忠懷姦罔上諂佞貪恠竊弄權柄固非一日專爲讒慝交太上御名兩宮狡詐反覆陛下所知若非先帝聖明皇太后仁慈則社稷可憂天位不安今又盜取庫物曲求容媚教中宮爲不順陷陛下爲不義此而

不誅典刑安用據守忠罪惡臣久合奏陳但以陛下踐祚之初天威未振欲望陛下親發英斷戮此大姦使內外之臣莫不震肅今聖恩容貸已及歲餘外議皆言守忠以諂佞之故受陛下寵遇過於先帝之時臣備位諫官不敢塞默守忠職在宮禁久專威福若不早除恐別生事伏望陛下如臣前奏速以守忠付所司窮治所犯肆之市朝以副天下之望取進止

言任守忠第三劄子

次日守忠除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

臣近者兩次上言任守忠姦邪事迹乞正典刑至今未聞施行臣迫於忠懇不能自己竊見守忠早以

臣獲事先帝幸蒙獎拔榮祿俱極日侍左右不能以忠言正道補益萬分專以詆譖諂諛苟求悅媚其罪一也總領近侍委之差遣而陵忽同列與奪自恣附已則愛悅逆意則憎疾援引親黨排抑孤寒任情徇私略無顧避其罪二也從來所受俸祿賞賜亦為不少而資性貪恠老而益甚盜竊官物受納貨賂金帛珍玩溢於私家第宅產業甲於京師聚斂之心曾無紀極其罪三也交結朋援專權據勢縱逞冒臆妄行威福所愛者雖有大罪掩蓋不言所惡者小有瑕疵糾擿成事使宮禁之內側足屏息畏憚守忠無以為

比其罪四也濮王之薨守忠監護葬事費弄國恩輕
蔑皇族乘其有喪巧奪財物所得甚多終不滿意遂
誣長子宗懿以爲不孝使被譴謫感憤成疾以至沒
身不能自雪其罪五也先帝以春秋寢高未有繼嗣
深思宗廟生民之重屬意聖明固非一日而守忠陰
蓄姦心沮壞大策深忌國家立長立賢自欲於倉猝
之際居中建議擇幼弱昏懦之君以邀大利如有唐
之季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賴先帝聰明卓然遠覽斷
志不疑不然則太平之業幾墜於地其罪六也及陛
下既爲皇子守忠內懷憂懼日於先帝之前離間

端隔絕內外進對平布仁先帝陛下之父不得施

爲父之恩陛下爲先帝之子不得展爲子之親其罪

七也及先帝晏駕陛下續統不幸遇疾皇太后權同

聽政守忠乘此之際大逞姦謀闕伺語言撰造事迹

往來草面進退異辭使皇太后以文母之慈不免投

杼之疑陛下以曾閔之孝立有負恩之謗交上兩宮

遂成深隙計其陰謀無所不至賴皇太后聰明確然

執義不可傾移不然禍變之興豈可具道其罪八也

及聖體既安皇太后恭還大政守忠不勸導陛下以

勤修子道承顏順意報答盛德恢廣令譽而相時隨

勢斗異炎涼欲詐輸新忠以巧遮舊惡用昔時讒臣
下之計爲今日讒皇太后之辭雖陛下未必聽受而
使皇太后聞之不能不以介意終日涕泣悒悒成疾
守忠但欲左右反覆自爲身謀並不顧天下之人議
陛下之善惡其罪九也皇后正位尚新天下聳觀今
德守忠輒爲皇后畫策並不稟問皇太后矯傳教旨
開祖宗寶箴擅取金珠數萬兩以獻皇后既取悅一
時又坐享厚賜逆婦姑之禮開驕侈之源使皇后受
其惡名而已身收其重利爲臣姦邪孰甚於此其罪
十也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聞
餘欺謾爲姦恣橫不法事類繁多不可勝言誠國之
大賊人之巨蠹伏望陛下畫發守忠之罪明示四方
斬於都市以懲姦惡取進止

言內侍差遣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邇時上殿伏見陛下宣諭以內臣差遣並一切委
之都知司臣當時已曾奏陳以爲非便今入內內侍
省都都知任守忠恃此權勢背公立私奉之者坐獲
進擢忤之者立致排擯威福之柄盡在其手遂使宮
禁之中畏憚其人過於人主罪盈惡積幸賴陛下神
斷已斥而去之然黨不收還威福之柄則是去一守

忠生一守忠終無益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日已後除內臣常程差遣依舊令都知司定差外其勾當御藥院內東門龍圖天章閣後苑化成殿延福宮等處及非時差管勾裏外要切公事之人並乞陛下親加選擇試之以事觀其爲人忠謹有功者則加賞拔姦邪不職者則加貶退不必一一勘會資序檢尋體例如此則誰不懷德畏威輸忠竭力豈獨內臣而已雖外朝之臣亦可用此道而治也取進止

貢院乞逐路取人狀

治平元年上

准中書批送下知封州柳材奏欲乞今後南省考試

進士將開封國學鑠廳舉人試卷表同糊名其諸道州府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委封彌官於試卷上題以在京逐路字用印送考試官其南省所放合格進士乞於在京逐路以分數裁定取人所貴國家科第均及中外如允所請伏乞下兩制詳定者右謹具如前當院今將簿籍勘會近歲三次科場內嘉祐三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人及第者二十二入約五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七十八人及第者四十四人約六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二人及

第者五人約三十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及免解
進士共一百五十七人及第者五人梓州路得解及
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及第者二人並約三十一人
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九十七人
及第者三人約三十二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
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
中取一人廣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八人
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六人夔州路得解
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及第者各只一人河東路
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四人全無人及第嘉祐五
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八人及第者二
十八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百六十六人
及第者六十九人並約四人中取一人京東路得解
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人及第者五人約三十人
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九人
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廣南東路得解
及免解進士共八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四十二人
中取一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一人陝
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三人及第者各
只一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四人廣

南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夔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十二人並全無人及第嘉祐七年國子監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一十一人及第者三十人約四人中取一人開封府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三百七人及第者六十六人約五人中取一人荆湖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六十八人及第者二人約三十四人中取一人陝西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二十四人及第者二人約六十二人中取一人河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一百五十四人河東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四十五人荆湖北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六十三人利州路得解及免解進士共二十八人並全無人及第以此比較在京及諸路舉人得失多少之數顯然大段不均蓋以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來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

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
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
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
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賦詩論策者不得及
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賦詩論策以此之故使四
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遠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
其間亦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
者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只於京師取解自間歲開
科場以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在京師寄應者比
舊尤多國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

人歲歲滋甚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
率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
此而就彼哉夫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
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
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國
家設賢能之科以俟四方之士豈可使京師詐妄之
人獨得取之今來柳材所起請科場事件若依而行
之委得中外均平事理允當可使孤遠者有望進達
僑寓者各思還本土矣難者必曰國家比設封彌騰
錄以盡至公其諸路舉人所以及第少於在京者自以

文藝踈拙長短相形理宜黜退今若於封彌試卷上
題在京逐路字號必慮試官之私者因此得以用情
是大不然國家設官分職以行賢能大者道德器識
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
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
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然則四方之
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有益於公家之
用者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邪凡試
官挾私者不過徇其親知鄉黨今雖題逐路字號若
試官欲徇其親知則一路之人共聚一處不知何年

一、親知若欲徇其鄉黨則一路之中所取
數豈敢偏於本路剝取一人以此言之雖
號試官亦無所容其私也今欲乞依柳村之請今後
南省考試云云裁定取人若朝廷尚以為有所嫌疑
即乞令封彌官將國子監開封府及十八路臨時各
以一字為偏傍立號假若國子監盡用乾字開封府
盡用坤字京東路盡用寓字京西路盡用坎字為偏
傍其餘路分並依此例委知貢舉官於逐號之中考
校文理善惡各隨其短長每十人中取一人
不滿十人者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一不取

人其親戚舉人別試者緣人數至少更不分立號
只依舊條袞同封彌分數取人其合該奏名者更不
入南省奏名數內如允所奏乞降指揮下貢院遵守
施行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二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三

章奏十六

言講筵劄子

治平元年九
月三日上

臣伏覩講筵所告報奉

聖旨令自九月初五日

逐日講筵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選日講筵

臣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元

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端午

冬至以後盛夏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

明方宜銳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

議者以爲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事

而已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求錫賚而已
若果如此臣竊爲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宮
授仍下詔戒勗宗室使之鄉學儻陛下不以身先之
則宗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爲陛下若別有所爲未
暇開講則且俟佗時亦未爲晚若旣開講進則恐數
日之間未宜遽罷取進止

乞講尚書劄子 治平元年上

臣伏觀經筵所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
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陛新承大統留意萬幾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

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來論語旣畢令講
說尚書取進止

言除盜劄子 治平元年十
月十日上

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
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
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
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
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
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
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

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名御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纔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迷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

收還此勅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飢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取進止

言備邊劄子

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爲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

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
廷忽略此事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
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
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
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
從則悔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
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
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
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
將帥乏人而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
上下晏然若無事者且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
踈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
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
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
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
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
養成大患也取進止

言蓄積劄子

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家近歲以來官中
及民間皆不務蓄積官中倉廩大率無三年之儲鄉

村農民少有半年之食是以小有水旱則公私窮匱無以相救流移轉徙盜賊並興當是之時朝廷非不以爲憂及年穀稍豐則上下之人皆忘之矣此最當今之深弊也先帝時臣曾上言乞將諸路轉運使及諸州軍長吏官滿之日倉庫之實比於始至增減多少以爲黜陟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皆不以爲家貲之數欲爲國家力救此弊自後不聞朝廷施行今歲開封府界南京宿豪陳蔡曹濮濟軍等州霖雨爲災稼穡之田悉爲洪流百姓羸弱者流轉佗方餓死溝壑強壯者起爲盜賊吏不能禁朝廷欲開倉賑貸則軍儲尚猶不足何以贍民欲括取於蓄積之家則貧者未能賑濟富者亦將乏食又使今後民間不敢蓄積不幸復有凶年則國家更於何處取之此所以朝廷雖寒心銷志亦坐而視之無如之何者也臣竊思之蓋非今日有司之罪乃曩時有司之罪也往日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陛下儻不於今日特留聖心速救此弊豐凶之期不可豫保若向去復有水旱螟蝗之災饑饉相仍甚於今年則國家之憂何所不至乎臣又聞平糴之法必謹視年之上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

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
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所以取有餘補不足也
今開封府及京東京西水災之處放稅多及十分是
大饑之歲也官吏往往更行收糶所給官錢既少
百姓不肯自來中糶則遣人編攔搜括無以異於寇
盜之鈔劫是使有穀之家愈更閉匿不敢入市穀價
益貴人不聊生如此非獨天災亦由吏治顛錯之所
致也臣愚欲望朝廷檢會臣前次及今來所奏事理
更加詳酌擇其可者少賜施行指揮開封府界及京
東京西災傷州軍見今官中收糶者一切止住其有
常平廣惠倉斛斗之處按籍置曆出糶賑貸先救
民告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
官中特爲理索不令逋欠其河北陝西河東及諸路
應豐稔之處委轉運司相度穀價賤者廣謀收糶價
平即止如木路闕少錢物即委三司於他處擘畫那
移應副仍自今以後乞朝廷每年謹察諸路豐凶之
處依此施行臣竊料有司必言官無閑錢可以趁時
收糶臣伏見國家每遇凶荒之歲緣邊屯軍多處常
用數百錢糶米一斗若用此於豐稔之歲可糶一碩
不知有司何故於凶荒之歲則有錢供億至豐稔之

歲則無錢也此無佗故患在有司偷安目前以俟遷
移進用不爲國家思久遠之計而已故臣惟願陛下
深留聖意取進止

言階級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
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
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下陵上替無復綱紀以至五
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
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中之制曰
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

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衰相承絜然有叙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
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
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
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
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鈴束長行甘言悅色曲加
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
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
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
之人雖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

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勅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儆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取進止

言舉官上殿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若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僚於文資官內不以職位高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入又於

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內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入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茲蓋亦修故事飾虛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人資叙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副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關除用舊資叙人外應係陞陟入上件差遺者並乞於今來

舉官簿內次等資叙人中陛下親加選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佗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賊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取進止

言陳述古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十日

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為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略司事聞

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托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為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惟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不懼戰鬪從來國家賴之以為

藩蔽今迷古知西人欲來侵擾而自避翻覆之辜順
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
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
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
居止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
豈小哉況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歷官以來所
至之處縱恣曾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
暴狠狡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
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繆駭
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

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為亦可以謂
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
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取進止

言皮公弼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十一日上

臣伏觀近降詔書於初任第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
發遣三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擢為職司既使之久
於其事又待以不次之位此誠用人之要術為政之
首務也然當茲選擇之初天下士大夫莫不延頸而
望拭目而視若得清修孤直之人則皆勸慕為善砥
節礪行不肖者亦化為賢矣若得貪污諂偽之人則

皆傾巧干進飾貌盜名安恬者亦變而為躁矣此乃
風俗之本原政治之樞機不可以不慎自非有奇材
異績為天下所知未可容易當此舉也竊見尚書都
官負外郎皮公弼為吏之處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
善為進取在京師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啓相尋專
用此術致舉主三十餘人一旦首膺茲選天下之人
苟有知公弼所為者但私議竊歎憤懣嗚莫敢發
言此豈可以稱陛下求賢之意副四方跂望之望哉
若所選之人皆如皮公弼之類乃是開此徼倖之門
以為佞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所有皮公弼

伏望聖慈追還前命勒歸本任況今中外之官本
序合入三司判官者尚不啻數十人豈得其中全無
可選擇者願且選以補即日三司判官之闕俟果有
奇材異績為衆所知者然後依近降詔書舉而用之
天下幸甚取進止

言皮公弼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皮公弼三司判官公事未聞朝廷
施行臣聞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廉
能廉謹廉正廉法廉辨蓋言為吏者雖有六事皆以
廉為本也翼奉曰人誠向正雖愚為用若乃懷邪智

益爲害蓋言人操心不正者雖有材能無所用也今以公獨材能求於朝士之間不爲難得若其貪污譎僞則罕有其比陛下方欲簡拔英賢待之不次以砥礪羣臣新美大化而得公弼之徒臣恐四方聞之無不解體使廉正之士沈抑而不顯貪邪之人輻湊而競進其於虧損聖政敗壞風俗不爲細事伏望陛下早追還公弼前所授恩命勒歸東明本任取進止

言王廣淵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十三日上

臣伏見新除王廣淵直集賢院外廷之人無不怪惑偶語族誅莫知其故或云廣淵以唇舌便佞遊走於

公卿之門並執政所薦也或云陛下龍潛之時廣淵以文章因陛下故人自薦造素未相知賞故特加拔擢此二者臣莫知其虛實若果有其一皆非朝廷之美也夫端士進者治之表也儉人進者亂之階也臣竊聞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之間好奔競善進取稱爲第一若以此後公卿之知則其人固非端士矣鄉以初任通判編排中書文字二年之間堂除知舒州摺紳已皆相與指目以爲僥倖人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廷之恠惑乎陛下方蒞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材寘諸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

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王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若陛下龍潛之時廣淵果曾以文章自達於左右此尤不可昔漢文帝時景帝爲太子嘗召上左右飲中郎將衛綰獨稱疾不往及即位寵待綰過於佗臣周太祖時世宗鎮澶州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夫悉力應奉及即位衆皆稱美材敏而世宗終薄其爲人廣淵若當仁宗之世私以文章獻於陛下爲臣忠謹者肯如是乎陛下今日當治其罪而又賞之將何

素空重以暴雨爲災圓立之側流潦尚深青城之才頗多散失儀仗法物損敗非一今若悉加完葺恐難猝備加以冬寒將近諸營漂沒失其生業屋宇敗壞衣褐俱盡陛下儻欲別加振救亦恐力所不支昔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下詔東封尋以火災而止更用郊禮又淳化三年下詔祀圓立亦以事故更用明年祈穀今災變至大國用不足臣謂不可不小有變更若因茲天譴隨時損益以九月十月之間於大慶殿恭謝天地亦足以展純潔之誠昭寅畏之志減省大費安慰衆心事無便於此者陛下儻以爲可願決意早

3
2

此頁起編碼錯

行之取進止

辭龍圖閣直學士狀

治平二年十月六日上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勅命除臣依前尚書吏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散官差遣並依舊者臣塵忝諫職於今累年曾無絲毫裨益盛德自非聖度含容豈免誅責每自循省心不違安鄉亦屢曾奏陳乞補外任天德未允黽勉至今不敢頻有祈請以取煩瀆之罪豈意大恩復加褻進慙懼失措若墜冰炭臣雖庸愚何敢膺受伏望聖慈矜憫曲從所欲許臣只以舊職知河中府或襄虢晉絳一州使竭其駑蹇之分以

以厲人臣之節也所有王廣淵新授直集賢院勅勅乞追還取進止

言王廣淵第二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王廣淵直集賢院事未聞朝廷施行外議籍籍至今未已臣備位諫職不敢塞默竊見廣淵儉邪便佞勤於造請以此之故自幕職入京數年之間得堂除知州今又以特旨直集賢院臣不知廣淵有何才德過絕於人而受國家寵榮如此之速也議者皆言陛下在藩邸時廣淵因時君卿以文章筆札私有贊獻深自結納故有今日之命若果如此

大爲非宜臣聞爲人君者洗濯其心至公至正審察
善惡明辨是非忠信者雖有怨讎而必用姦回者雖
有私恩而必誅是以羣臣曉然各知所守一心同德
以事其上今廣淵若於仁宗之世私結陛下之知則
陛下察其爲人果爲忠信果爲姦回若以此獲美官
則姦回之臣欲求進身者將何所不爲恐非陛下之
利也自古以來惟英明之主能知此理伏望陛下追
還廣淵恩命仍嚴加竄謫以懲儉巧之臣用心不一
者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三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四

章奏十七

乞罷陝西義勇劄子

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
三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
非便臣竊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
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民以備緩急
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
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
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

揮差於公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鬪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盪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恠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年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弊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取進止

乞罷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修

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內州軍之民盡剌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勤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盜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嘗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

勅榜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剌充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剌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有喪戶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爲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剌面之後人負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瞻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

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慳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拽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牙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羣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祚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三劄子

臣累日前方聞朝廷有指揮令陝西路揀鄉村百姓

充義勇臣即時有奏劄子言其非便昨日又上殿具劄子而有敷陳奉聖旨令送中書樞密院商量臣到中書樞密院方知此事擬議已久勅下本路已近旬日臣耳目踈淺聞之後時不能先事進言是臣之罪然臣聞之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說命曰無恥過作非今雖勅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猶勝於遂行不顧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復之凶也百姓一經刺手則終身羈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憚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揀差鄉弓手時元不刺手後至慶曆年中刺充保捷之時富有之家猶得多用錢財雇召壯健之人

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求充軍籍不得復爲平民其爲害民尤甚於康定之時也臣竊料即今陝西之民已狼狽驚擾不聊生矣若朝廷晏然坐而視之曾不憫恤使赤子嗷嗷何所告訴爲民父母者固當如是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籍一路之民以爲兵可謂大事矣而兩府之外朝士大夫無一人知者一旦勅書既下急如星火嚴如雷霆誰暇問其端倪况敢言其非也臣以備位諫官既聞之後不可畏避死亡不爲陛下力言之若又棄忽其言不爲改更則是今後朝

廷號令有過誤者終不可復救也如此則恐非國家之福臣愚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路其義勇且未得揀剔聽候朝廷指揮然後博延鄉士大夫更熟議其可否果然有利於國無害於民徐復行之何晚之有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

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而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

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負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

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丁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而忘之於後於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旣籍之必以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旣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以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明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止軍亦不及

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
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枯遺此
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
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
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增天下之力
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西復沒士卒死
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
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
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
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

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晉
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
當求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
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
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
井田之法以出土卒車馬居則爲比閭旌以黨州鄉行
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
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即將折衝果毅以相
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且無敢逃亡
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

貞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茹有把袂飲
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異也若安寧
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關弓彊
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訃寇大入邊
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
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貞節級將鳥鼠竄自救
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行寇乎以臣
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馮搔一路之
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以曰於國無
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山伏望陛下不
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
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五上殿劄子

臣近者已曾四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別白利害
極其懇惻終未蒙省察方今陝西一路之民小大遑
遑如在湯火之中而朝廷晏然略無拯救之意臣職
在箴諫安可塞默不敢廣有援引以煩聖聽請以日
前顯驗言之今建議以義勇為便者必曰即日河東
河北不用衣糧而得勝兵數十萬皆教閱精少可以
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

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何以言之河北河東州縣既承朝廷之意各揀刺義勇只求數多據帳籍言之誠有數十萬之衆矣若萬一胡寇在近官中急欲點集之時則一人不可見矣豈非虛數乎平常無事州縣教閱之日觀者但見其旗號鮮明鈺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應節即歎美以爲真可戰敵殊不知彼皆隊舞聚戲之類若聞胡寇之來則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豈非外貌乎古者兵出民間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歛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遣放况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實何不試召建議者而問之曰河北河東自置義勇以來胡寇凡幾次深入至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胡寇敗退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再軍皆可廢而不用乎若果然胡寇曾深入因得義勇之力而敗退今來刺義勇之後三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用今來雖有義勇

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罪之赤子盡
刺以爲無用之兵乎天生聖君以爲民也民今如此
陛下豈可全不爲之動心乎臣之所言盡於此矣陛
下若以爲稍有可采即乞早降指揮下陝西令罷刺
義勇以救一方之民若以爲勅命已行不肯遽改即
乞且免刺手背候邊事寧息依舊放散則民雖有一時
搔擾之勞猶免終身羈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
迂闊不可施行則臣之智識愚闇無以勉強變更不
可久汗諫諍之列伏望聖慈特賜降黜別擇賢才而
代之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六劄子

臣昨日上殿爲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陛下宣諭臣
以爲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悒終夕不寐深痛
陛下此言之失臣案周易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
悔元吉祇大也蓋言人誰無過雖聖賢亦不能免然
聖賢皆能不遠而復故雖有小悔不至於大而終保
元吉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
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蓋言失之已遠迷而
不復無事不凶而人君尤甚故孔子贊之曰迷復之
凶反君道也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言而立爲之變

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思慮不
熟號令已失無以抑奪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
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
無厭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
唐室以前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
日與中書令侍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
闕失皆得隨時規正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
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祕密外廷之臣無一人知者及
詔勅已下然後臺諫之官始得與知或事有未當須
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難以更改則是國家凡有失

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用於時諫
諍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嘗論其事之得失言
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陝西一路之
大小遑遑正如在湯火之中若忍得朝廷指揮云
一有義勇且住棟刺其已刺之骨者並給與公憑放
令逐便是得出湯火之中死而復生也其誰不歡呼
鼓舞感戴聖恩豈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當復改邪
陛下萬民之父母萬民陛下之赤子豈有父母誤墜
其子於井而曰吾已誤矣遂忍不救邪昔年解亮之
德曰德令已從人仲虺稱湯之德曰用人惟已

朕聞下事三端陛下勿以先入之言為主虛心平意
以察臣之忠之所言果然為是為非若其是歟即
乞早降詔旨以昭公道而示勇若其非歟即乞如臣前
奉所奏勿為降黜別擬賢才而代之所符命令已行
之言實宜陛下自今未以為戒不可使天下聞之塞
絕善道之路也取進止

乞降黜第一狀

治平元年十一月

右臣近日累會上言乞罷黜趙鼎等事言
無可采寔而不行
頃責望

動天聽尸祿曠官孰甚於此臣實無顏尚居諫列伏
望聖慈察其無堪早賜降黜

乞降黜第一第三第四狀 闕

乞降黜第五狀

右臣近曾四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
廷施行今伏見知制誥錢公輔因繳納王疇除樞密
副使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臣竊以公輔所坐止
於樞密副使恩命臣鄉來所言乃是沮宰相大議
公輔密啓於詔令未出之前臣露章爭執於詔令已
行之後公輔奏章止於一上臣凡六次進劄子五次

進狀以此校量公輔罪輕微臣罪重輕罪猶蒙嚴譴
重罪安可不行伏望聖慈詳臣前後所奏比錢公輔
更於遠小處責降所貴聖朝刑典行之均壹

乞降黜上殿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九日上

臣近曾六次進狀以言事不當乞賜降黜未蒙朝廷
施行陛下之意蓋謂臣一言不從遽求引去太爲容
易臣之愚心非敢獨爲鄉來一事而已臣聞爲士者
苟得位於朝必能獻可替否致君堯舜濟民仁壽今
臣備位諫職三年有半不能悉心竭忠以補益明主
使國家綱紀寢以隳紊百姓困窮衣食日蹙戎狄恃

慢軍旅驕情比於臣未作諫官之時未見有分毫之
勝然則臣之不材較然可見豈敢不自愧恥尚竊寵
榮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取進止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三十四

